

思想随笔

做个有格局的人

○程应峰

有一句谚语说: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。意思是当你烙饼时可以往大里烙,但你烙出的饼再大,还是要受那口锅的限制。于人而言,这口“锅”,就是做人的格局,格局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和宽度。

人,总是受局限的,有外来的局限,更有内在的局限。一个人有没有格局,主要取决于内在受局限的程度。格局小的人,受到的内在局限也就越多。比如下围棋,一棋盘摆在那儿,你的棋子愿意落在哪儿,取决于你的技艺,也取决于你的格局。就算棋一般,只要你的格局足够大,对方就

会无所适从,你就总有机会将一块地儿盘活。

人生如棋局,技巧是少不了的,但布局更重要。格局大了,天地才会更加宽广。在现实生活中,一个拥有大格局的人,对外,能够服众;对内,能够保持以大局为重的清醒,作出明智的选择。

大格局要有大胸怀。大格局往往是通过吞下许多委屈才得以壮大。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人很大气,有气魄,宰相肚里能撑船,就是说这个人的格局很大。比如历史上真实的曹操,聪明、随意,能洞悉人心。只要不是在正式的场合,他的吃穿住行都

很随意,经常和人开玩笑,打哈哈。正因如此,心甘情愿追随他一生的谋士就有102人之多。他能透彻理解手下每个人才的性格和心理,能够将心比心,将人情做到最足。可以说,他具有的,是装得下天下英才的大格局。

人的格局相伴人的一生,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修行,在发展中变化,在变化中发展。不同的格局决定不同的人生。大格局的人身在低处心在高处;大格局的人有一颗锲而不舍的坚持之心;大格局的人能够冲破看似不可逾越的艰难险阻。任何一个人,没有谁能要求他成为

一个什么样的人,那个真正能够培养和锻炼他的人,归根结底是他自己。

有两个年轻人,一个学校毕业后应聘到一家单位上班,工作很累,经常加班不说,所拿到的报酬也很少,但他做得很起劲。为什么?因为他觉得在这儿吃点苦是值得的,可以为他积累以后去其他单位的经验。另一个年轻人却不是这样,到哪儿工作,都在抱怨收入低,这山望着那山高,哪里赚钱多就往哪里去,结果,他离开的地方都成了他想回头的地方。这两个人,一个有选择性地坚持,为未来造势,明显是个有

见地有胸怀的人;而后者,仅活在当下,工作,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。两者格局的差异,由此可见一斑了。

如果没有例外,往往是什么样的格局,就有什么样的结局。爱情的获取,事业的成功,人生的幸福,莫不如此。

有格局的人,不是说位有多高,权有多重。但一定是一个有思想高度的人,不囿于眼前事务的人,有长远目光的人,善于依势进取的人。就像一些伟人,多少年之后,他的灵性依然在时空长廊流淌,思想依然熠熠生辉,给大众以心灵的启迪。

思绪点滴

荣誉是继续前行的动力

○曹霍荣

在茫茫词海里,“荣誉”这个词闪射着光芒。它迷惑了多少人的眼睛,又照耀着多少人勇往直前。

荣誉不是懒汉梦中盛开的鲜花,而是时间老人为勤奋者编织的桂冠。荣誉是胜利的象征,荣誉和成绩的内涵,是汗水和心血的奉献。它是对一个人精神上的鼓励和嘉奖,激励人们开拓进取,勇攀高峰。但它决不是我们欣赏和夸耀的装饰品。荣誉的桂冠可以自己编织,但却不能自己给自己戴上。当你将荣誉编成花环,套在脖子上到处炫耀的时候,荣誉的花环便会成为枷锁。

热爱生命者,生命在奉献中发光;珍惜荣誉者,荣誉在事业中增辉。辩证法告诉我们,荣誉是开拓奋斗的标志,是继续前行的动力。拥有荣金的名字,不一定就拥有闪光的人生。在党的亲切关怀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下,我1962年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做装卸工作,半年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我先后被评为桐乡市劳动模范、嘉兴市质量标兵等;我曾荣获浙江省优秀工人称号,还连续10年被评为桐乡市优秀共产党员,退休后又被评为桐乡市交通系统六佳行业标兵。我出版过《事物由来趣闻》《经商谚语》等书。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媒

体,都刊播过我的事迹。今年7月1日桐乡电视台又重点报道了我的先进事迹。然而,我以为昨天的荣誉,已是历史的陈迹;从今天做起,才能拥有更灿烂的天地。比荣誉更好的,是拼搏精神!人生应当像太阳一样,有一个辉煌的开始,还要有一个灿烂的结尾。

所以,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荣誉后,决不是就此坐下来披红戴花享受战果。

人不能因为此前的成功,就预订明天的荣誉,未来不会接受这种邀请。荣誉感是原动力,可以激励人开拓进取;荣誉感又是自信力,可以鼓舞人勇攀高峰。而虚荣,是一辈子的自我挟持。对一个奋发进取、勇于开拓的战士来说,责任和使命比荣誉更重要,也更可贵。

诚然,荣誉也包含着集体的信赖和敬仰,如果脱离集体,陶醉昨天的荣誉,荣誉就会变色发霉而失去光彩。谦虚是荣誉的朋友,骄傲是失败的前奏曲。在荣誉面前,请戴上望远镜吧!站在高处,看着远处,决不停留在脚下的山峰,满足于眼前的风光。

一分荣誉,十分责任;一点成绩,百倍虚心。我决心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,牢记责任和使命,再次焕发自己的活力。

闲情逸致

一路乒乓一路歌

○黄田

发出阵阵喝彩声……

因为打球毫无节制,我忘记了看书学习,耽误了给父母做家务,便会招来父母的批评。母亲对我说:“整天打球就是贪玩、偷懒,打球能当饭吃吗?能考上高中、大学吗?”我哑口无言,低着小脑袋,老老实实接受父母的教育。

因为打乒乓球简单易学。不管室内室外、有钱没钱都能打。条件好的可用高级球桌打,条件差的水泥球台也能打,没有球台用几张桌子拼起来也能打。遇上刮风下雨落雪,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,独自一人对着墙也能打。这也许是乒乓球在世界各地颇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!

记得,我是在上小学三年级学会打乒乓球的。有时上体育课,遇上雨雪天气,不能在操场上活动,老师就组织全班学生在室内打乒乓球。那时,很多同学连球拍都没有摸过,更不会发球,老师便手把手地教你,从最简单的ABC学起。打来打去,“乒乓乒乓”挺有味道,越打越想打,这一打就不可收了。

那时,我打乒乓球已经上瘾了,就像现在一些学生深陷网吧和手机而不能自拔。除了在学校打乒乓球,星期天还邀上同村几个玩得好的伙伴,在自家的堂屋里就地取材,搬来几条长凳,架上几块杉木板,中间放一条短木板当横网,拼成一张不能再简陋的“球桌”。每次打球,我喜欢玩点技巧,时而长拉,时而短搓,时而反抽,时而猛扣,一会儿打向左,一会儿打向右,逗得对方跑左跑右,跑前跑后,晕头转向,现场不时爆

如今,虽然业余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,我却仍然喜欢时常去看电影,然而坐在舒适宽敞的电影院里,却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看露天电影那种不可名状的兴奋和激动的感觉。露天电影带给我的快乐和满足,永远埋在我的心里,时常回味、受益匪浅。

岁月如歌啊,乒乓球就像我的一位随身伴侣,伴随着我跳过了岁月的坎坎坷坷,风风雨雨,使我始终忠贞不渝地爱着她,让我永远保持着一颗健康不老的心,让我的生活永远快乐和幸福。

情感絮语

雨夜追忆你的笑

○缪宇光

这段时间以来,我老是想起你。想来好笑,我们已经20多年没见面了,而且认识你也仅仅见过3次面。

记得我离开成都回到云南的空军机场,有一次在值班时想起你,想给你打个电话,但没有勇气。那个时候,我好像是一个无力的男人,被命运挟持着稀里糊涂就结了婚。

20年后的今天,在这个雨夜,我又莫名想起了你。你那么漂亮、温柔、开朗,又是某空军医院的护士,当时就心想,这正是适合我的对象。但是,我无力地错过了你,错过了生命中最美的约定。

记得在我回云南前夕的一个早晨,我和她从科技大学的门口出来,正好你穿着戎装骑着自行车去上班,你看到了我,转过头朝我微笑。就是这个微笑,我一生都难以忘记,这也是见到你的最后一面。现在想起也是幸福的。

记得第一次见面,我们在军区空军大院外面的舞厅喝了茶,跳了一支舞,然后你到了我的集体宿舍坐了一会儿。你给我的感觉是甜美、开朗和干脆,像一个标准的女军人。

第二次见面,是在你们外一科的走廊里。我在电视制作室里,边上两个士兵好像知道我俩认识的事,他们还怂恿我追求你。于是,在一个傍晚,我从办公室出来,到了你所在医院外一科。你推着我说:“我在上班呢,你快走吧。”我是个蛮内向的人,被你这么一说,我不好意思了,就这样回了办公室。

后来,事情的变化由不得我作主,我也没去找你。地方上一个姑娘追求我,我也没多想合不合适,就跟她走了。回忆起来,那时真是不懂恋爱,也没请你吃过饭,更没拉过你的手。现在想起你,我还有要流泪的感觉。我心想,如果自己当时不懈追求你,我们可能在一起了。在这个下雨的夜晚,我听着音乐,又想起了你。你现在还好吗?我相信,你会过得非常幸福的。就让你的美好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吧。

前几日,我在一个朋友的微信上,写下了这样一句话:“结婚了,并不表明拥有了;拥有了,并不表明长久了;长久了,并不表明幸福了。幸福,是两颗心的理解和融合,是生活上互相帮助和照顾,拥有现在和未来。”我们都曾经是军人,我想军人总是把服从看得重,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,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所以,我没有后悔,只有追忆。

你我遥隔千里,也许你也想起过我,也许是我自作多情。2000年,我转业回到江南以后,曾经来到成都,但没有遇见你。在走廊里,我见到了你医院的政委,他曾是我在云南空军机场的政治处副主任,我想这也是一种缘。我悄悄地离开了医院,离开了成都,后来就没有再回去。

挥挥手,你的笑容已深深印在我的生命里。



闻风而动

郭建生 摄

难忘记忆

怀念露天电影

○徐曙光

我的童年是在浙西一个小镇上度过的,童年印象最深的事就是看电影,能够看上一场电影在当时是梦寐以求的精神大餐。

我们这个与常山县毗邻的小镇当时是相当热闹繁华的。说它繁华,是当时的省一监、县煤矿、大路边发电厂都设在这里。这些单位时常放电影,因此每天早晨我一睁开双眼,就是打听晚上哪里要放电影,因为我知道,四个地方准有一个地方会放电影的。于是每天放学回家,匆匆吃了晚饭,就背着板凳去占位子。

那时候看的都是露天电影,一般都在一个大操场上,去晚了肯定是没有好位子了,只好悻悻地寻个稍偏或前或后点的位子。有时实在太晚了,场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人,就

连旁边的树丫上也坐上了人,我只得坐到银幕的背面,看“翻影”。位子占好以后,我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附近捉迷藏或玩牛皮筋,等到天幕挂满星星,人到得八九不离十了,电影也就快开始了。

当放映机射出一道白光,喧闹的人群便立刻静如止水。不管是寒风瑟瑟的冬天,还是蚊虫飞舞的夏天,大家都心无旁骛,津津有味地体味着银幕上或悲或喜的故事。而每次电影散场后,走在回家的路上,大家仍余兴未尽,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影片中的情节,可热闹了。记得当时看的有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奇袭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白毛女》《三进山城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许多好影片,至今我仍能够想起影片中的不少情

节和对白。

看露天电影最怕的就是下雨,有时候看着看着,老天突然下起了雨,雨不大的话,带伞的就会撑着雨伞继续看。没有带伞的淋着雨也要看;雨要是下大了,电影就泡在雨里了,那个懊恼、那个扫兴啊!记得有一次看电影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,回家就感冒了,发高烧40度,把父母急坏了,而我自己却像没事似的。第二天晚上,听说县煤矿有电影,我又偷偷跑去看。

如今,虽然业余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,我却仍然喜欢时常去看电影,然而坐在舒适宽敞的电影院里,却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看露天电影那种不可名状的兴奋和激动的感觉。露天电影带给我的快乐和满足,永远埋在我的心里,时常回味、受益匪浅。

性情中人

为了梦中的蓝色杜鹃花

○王珍

一枝蓝色的杜鹃花,从山崖伸进了黄泥巴墙上的木框窗户。窗外,青山如黛,山花正烂漫。“好美!就是这里了!”几秒钟的凝视,刘亚萍便欣喜地作出了一个决定,她要把这个美丽、古朴的山村当作退休以后的家,并且呼朋唤友一起来享受静谧美好的乡村生活。

为了这个梦,亚萍寻寻觅觅走遍了浙江省山乡的旮旯旯。有一天,她寻找的脚步停留在砖山村何宅坞自然村。这个位于桐庐分水镇的小山村坐落于天溪湖风光最为秀丽的地段,背靠巍巍天禄山,面临清清天溪湖,县道分老线穿村而过,人行其中,如在画中游,美不胜收。

亚萍心中的泥土情结瞬间被唤醒,那些空置的老屋、废弃的鸡舍猪栏、凌乱的菜地都是构建她梦中江南的素材。于是,“若到江南赶上春,千万和春住”的念头就定格了。

数幢老屋、十来亩土地,足以让孩子们来撒野,挖藕、摸螺蛳、捉泥鳅、扑蝴蝶、抓蜻蜓,寻找乡间的野趣,能使他们的日记、作文里充满鲜活、生动的细节;让五六七十岁的准老人带着亲友去呼吸新鲜空气、吃新鲜蔬果,晒着太阳谈天说地话友情、发呆;让文艺青年去观景、写生、摄影、写公众号、晒朋友圈,采撷接地气的生活原形;让古典情怀的女子挖春笋,采野茶,摘芝麻菜,挑荠菜、马兰头,捡银杏,还原《诗经》里采薇、采葛、采桑的场景……梦的细节很清晰,梦的情节很丰富,梦的内容很完整。

曾经是电视台编导的亚萍和从医多年的先生毅然从城市迁居农村,转身成了农妇农夫,投入到一场整理、整治、整容的乡村新生

活中。他们住的老屋里没有电视、没有网络,甚至都没有卫浴设备。他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一天的大多时间都在劳作中度过。垦荒、挖沟、筑坎、固土,清理排水沟渠、山道边的枯枝败叶和生活垃圾,建造荷塘、茭白田,种植桃树、藤梨、玫瑰和各种蔬菜。

他们迎来送往,盛情款待,邀请朋友们提前体验介入,多方采集建议。他们花成本,费心血聘请专业人士规划设计房舍装饰、修缮,生活区划分,活动场地布局等等。他们只想让村子依旧古老着、美丽着,那是一种环境更干净、生活更方便、村民观念更现代文明的古老和美丽。

亚萍如此倾心倾力地打造一个让朋友们的梦想可以寄托的民宿,与其说是一次创业,不如说是为了圆一个尚未老去的梦。因为她和先生并不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都是六十出头的人了,只有激情依然年轻。也许大凡有梦想且非要去实现梦想的人都如此吧?所以每当有朋友问亚萍辛辛苦苦时,她总是笑着说,还好啦,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
天蓝蓝、水蓝蓝,黄泥墙上映着蓝色的杜鹃花,美丽、冷峻、理性、安详而辽阔的蓝色,搭配着源自泥土的土黄色,一种中国传统暖色调,宁静而温馨。这就是亚萍正在描绘的蓝图,也是她心中由来已久的梦的颜色。

招标公告

根据国家集中采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,浙江工人日报社就《浙江工运》杂志的平面印刷、包装项目组织公开招标。《浙江工运》杂志双月出刊,每期页码80页左右,印数约3.3万册,有临时增刊任务及页码、印数变化。

凡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投标主体,持有有效的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,具有三年以上印刷业务,信誉良好,并能提供由其承接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客户名单和3种以上刊物样册资料的印刷企业,请于2017年12月5日前,到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12号楼123室浙江工人日报社办公室报名,获取招标文件。

报名需提供的资料为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授权书、法人身份证件、代理人身份证件(并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)。

联系人:范成程 联系电话:0571-87207705

浙江工人日报社

2017年11月23日